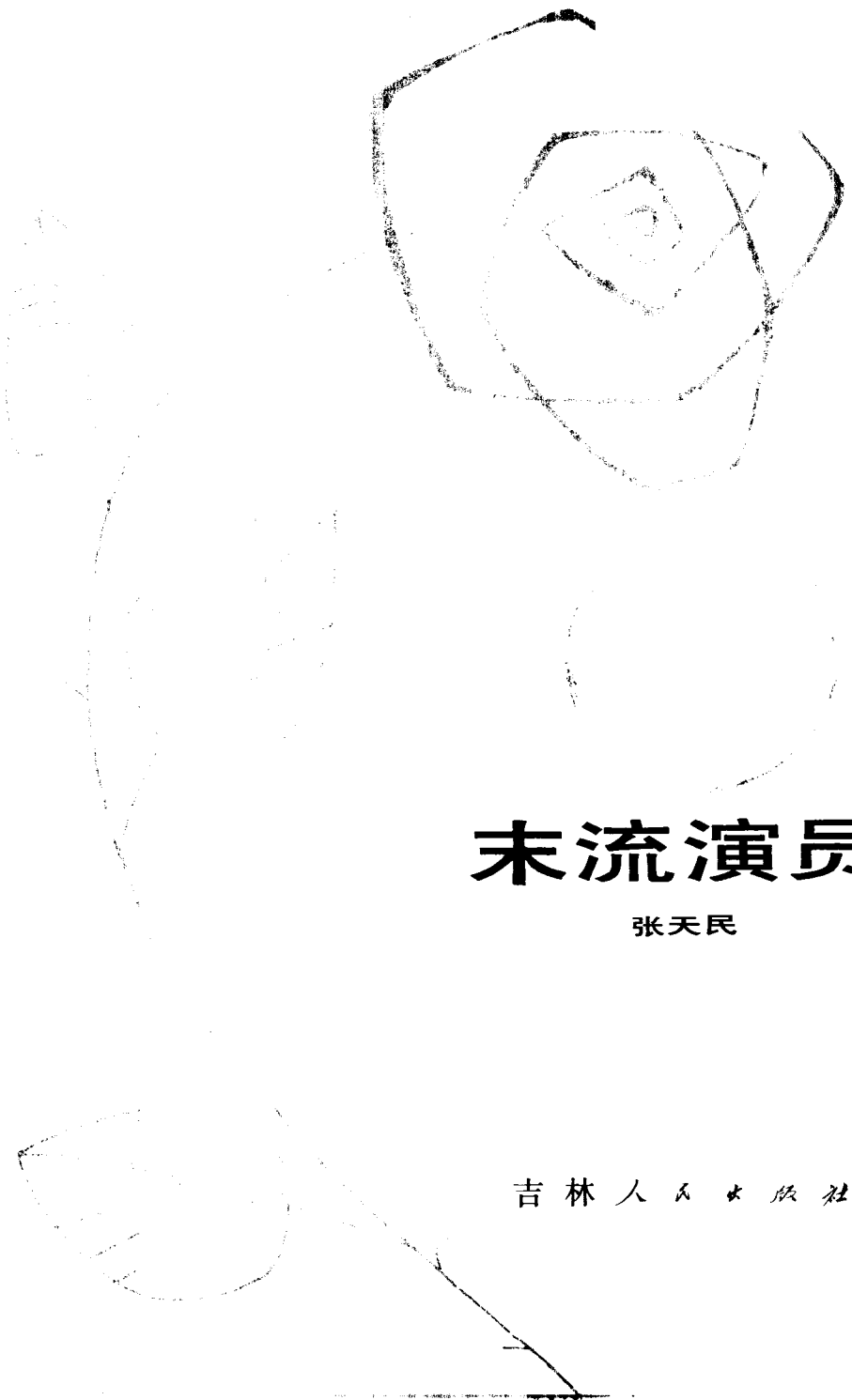


末流演员

张天民





末流演员

张天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插图：闻耕

末流演员

张天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625印张 6插页 266,000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77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910 定价：1.35元



Com 64/38

张天民

不是序的序

写下这个题目，自己都觉得有些荒唐，又只能如此。大凡给一本著作写序，不是名家大师，便是蜚声文坛的理论家，更多的则是风格流派与著述者相近、有一种自然的师承关系的。而我为天民写序，实在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，终有点“名不正”的味道。

无论从文学起步的时间，还是文学的造诣，我都是步天民后尘的。所以斗胆为他写下点文字，一则他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二则是践天民之约。本来，这本小说集子已经下稿发排几个月了，天民原来并无请人作序的想法。今年九月二十九日，我们从巴蜀归来，车过秦岭，因夏季水害造成的路基塌方尚未彻底修复，勉强通车，车行如牛，我们在百无聊赖中，涉古论今，无所不谈，不知怎么，话题扯到当前文艺界的风气上来。有的青年作家，（或者尚未成家）仅仅写了凑成一本小册子的几篇小说，欲要出版，借以声震遐迩，于是千方百计去叩拜名人，索求序言，希冀借重别人的名气抬高自己的身价。更有甚者，有人自己写好评论文章，再备酒请客，央求权威署上大名披载！道德之沦丧一至于此！我和天民都感到可悲。天民想开个玩笑，让我为他的作品写一小序，他要我问问出版社，是否来得及？回到长春后，去出版社见到责任编辑时，问及此事，承蒙见诺，并且相信我的序言能写得十分俏皮。这事弄假成真，我只好

秣马厉兵，当真一试了。

我与天民的相识，是在一九七二年，而读他的诗、看他的小说，却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事了，神交已久，却无缘相逢。一九七二年春天，我为《中国建设》撰写一篇稿子，在省委大院见到了天民同志。他那时可没有什么诗人的潇洒气度，满面菜色，比我想象中要苍老得多。他正是倒霉的时候，将一切都横扫干净的铁扫帚，早把天民从电影制片厂扫到了乡下，去走“五七道路”，宣传部相中了他的才气，不敢调，只是把他借到省里当临时工而已。

彼时大家都很谨慎，没有深谈什么。也许，人人都明白的事情，谈起来也没意思。

此后不久，天民调回长影，我也调到了电影厂，同在总编室搞创作。接触多了，自然了解多了。天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生活的扎实。

他在写《创业》的前前后后，多次长期住在大庆、大港、任丘等油田，他在石油部门有好多朋友，有工人、干部，也有各类知识分子。我称天民的《创业》是“压缩饼干”，这是指他积累的浩繁的原始资料而言的。他对地质队生活也相当熟悉，象《地质锤》、《青与蓝》这样生活气息很浓的小说，如果没有扎实的生活底子，是写不出来的。

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这是天民信奉的道德。天民的人格、品格，即使在“四人帮”的淫威恫吓之下，也没有变形。这对一个作家来说，我觉得比写下一百部作品都重要。为什么《创业》一出来，就得到人民群众的赞赏，又受到江青那样的仇视？除了政治上的因素而外，天民的编剧法没按江记“样板”临摹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！那是一九七四年前后，有一次我到某个文学刊物编辑部去，几个编辑正拿着天民寄来的一篇小说

议论、发愁。我把小说要过来看了一遍，我同意编辑们的看法：发不出去。他没有按“帮文艺”的框子去描红描绿。同时我也赞赏他的骨气，要么不写，写，就按自己的艺术观点去行文，这就是天民的品格。也正由于他的这种品格，当后来江青在大寨当面兴师问罪，要他交待给主席写信的后台时，他拒不出卖别人。不是有人背地里笑他“呆”吗？是的，那是多么好的向上爬的机会呀，但天民感到那种“受宠”，是一种人格的侮辱。

天民的文风是严谨的。他在谈到他的小说《路考》时，他说过，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有无数次的路考，每个人都在答卷，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自己立下一幢幢有形和无形的里程碑。这种思想，在我们后来构思电影剧本《木屋》时，曾作为人物思想的内核揉进作品里去了。

天民自己说他并不是才华横溢的人，这当然有自谦的成分。但你倘听了他对自己的后半句评价，那却要引你深思了。他说，他的创作道路，有如一匹骆驼，艰难地跋涉在茫茫的瀚海之中，一步一个沙窝，一步步走向绿洲……是的，天民并不是天之骄子，二十年前，绿洲对于他来说，仅仅照亮他的眼睛，就又消失了。他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，“漏网右派”的称呼、无休止的下放、没完没了的批判，以至于由《创业》影片带来的险些坐牢的厄运，如果没有后来的文艺春天，他也许要永远在文坛消失了。

一生都顺利、无忧无虑的人，也许根本就成不了文学家。天民不正是从磨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一个吗？然而他并不满意自己。今年七月在北戴河一同休假的日子里，他曾感慨地对我说：“中国的作家太可怜了，写一两本书、一两部电影便要算著名作家……”他自然是想到了国外一些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师了。

应当说，天民并不算低产作家。除掉几本诗集、一部长

篇、几部短篇小说集子外，他已经拍摄成电影的作品就已有九部之多，还不包括发表而没搬上银幕的《七十三贤人》、《法官躲避镜头》和《跟着鲜花走的人》等几部电影文学剧本。

对自己的永远不满意，这正是他创作上永远有新追求的动力。记得我和他在宜昌葛洲坝水利工地采访时，他曾问过我：

“你写作的高速诀窍是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自信力。一坐下来就行云流水地写下去，从不怀疑自己。”

他当时笑了，他说：“你再写东西，写好了最好放到抽屉里冷一冷，别不等墨水干了就往外拿。”但他知道我是办不到的，又说：“我白说，这也许是你的长处。我不行，写着写着就动摇了。”他比我善于自以为非。

记得今年年初，我和天民合作写两部电影文学剧本，提纲是一起研究好了的，分头执笔。我执笔的《远离人群的地方》倒是如期拿出了初稿。他执笔的《木屋》却大伤脑筋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声称：“有好几次差点一火焚之”、“怀疑能否写成个东西”，几易其稿，整整花了两个月时间，写废了五本稿纸。难怪天民的妻子赵亮同志心疼地劝他：“你太受罪了，写不成别写了。”但我还是了解他的，所以回信中鼓励他：“废得越多，说明越有希望成功了”。时至今日，《木屋》的外景队已经奔赴葛洲坝去拍摄了，天民仍不时地问我：“我总怀疑它不行。”不断地反思、否定自己，这也许正是天民的长处吧！

我是被称为天民“代办”的人。可以代他答应刊物、出版社的约稿，可以代他处理某些来往信件，可以代他同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，等等。也正因为我是这种角色，我反过来不得不天天去找他逼债，给他限定“任务”，“指定”他先偿还哪家“文债”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债务却越积越多，他对我说，写一

个千把字的小稿，都要几个星期的时间。

我发现，他既不是文思不敏，也不是江郎才尽，他是在追求新东西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连续发表了一些不超过二、三千字的小说，猛一看，情节极为单薄，人物平平淡淡，甚至掩卷而思，竟一时不知所云。

我终于问起他的追求。

他反问我：“你真的感到主题模糊吗？那倒说明我的探索有了一点进展。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。

他是反对“直奔主题”的。他的探索可以归结为三条：一曰说不清的主题；二曰意想不到的构思；三曰不一般的对话。

所谓说不清的主题，并不等于说作品无主题，更不等于作者也搞不清主题。他只是想把主题隐晦曲折地渗透到人物情节里去，给人以寻味、琢磨的余地。这种探索，我以为绝非艺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，它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和对过去文学状况的反思。试想，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中，说主题、图解某种意念、生硬地去教训读者的例子不是太多了吗？如果文学艺术的功能仅在于说教，那就不如叫人们去看社论、看文件！生活也是有主题的，但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能一语道破底蕴，微妙、复杂的人生课题，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去，本来不应当变成一种公式、一种概念或一种宣传品。

所谓意想不到的构思，反映天民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。不落俗套、不因袭别人，能够挖掘出新的立意、新的角度，这是任何有生命力的作品必备的条件。天民的小说《宿将》，《一路同行》都是很好的尝试。近几年来，我同天民合作过四部电影，四部中篇小说，应当说是很默契的。在共同构思、结构作品时，我发现天民总是追求立意的独到和新颖。我认为，这同天民

是诗人出身分不开，他现在虽然不常写诗了，但诗人那种对新的意境、新的构思的追求常常反映到他的小说和电影剧本里来，使他的作品具有清新文雅的特色。

所谓不一般的语言，当然首先是指作品中的人物个性化语言。我是喜欢、推崇天民作品语言风格的，尽管同我的风格并不一致。纤巧、幽默并富有哲理性，大概可以囊括天民的语言特色。他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创业》，是足以代表天民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的力作。可惜，这部作品没太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我常说，天民是个谦谦君子。实际，这是欠准确的，这种评价也不太符合时代气氛，可我觉得找不出更恰当的词句来。

“动若脱兔，静若处子”，这八个字送给他，相当贴切。前一句指的是他驰骋的文思，后一句说的是他的修养。他是难得的甘于寂寞的人，生活对他并不公正。他从来都以好心去估量别人，包括那些整过他的人；他脸皮薄，常常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肯伤别人，有时显得怯懦和过份地宽容。他是信奉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，在他身上，常常可以看到点古风。一九八二年一月，我和天民逛武汉归元寺，看别人都按年龄数罗汉，占卜自己的命运，我们一时来了雅兴，好玩地试了一试，随意从一个罗汉逆数上去，我的年龄恰好碰到第五十一尊罗汉，罗汉名曰“不著世名尊者”，他的则是“无忧禅定尊者”。他当时十分高兴，因为这含义恰与他的性情相符。

天民的性格，势必影响作品，构成了他作品美的基调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，即所谓“净化生活”派。切不要以为天民主张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，他洞察社会，足能细致入微，他在鞭打丑恶的同时，又总是从历史的垃圾和污秽中去挖掘美好的璞玉。他对生活不带偏见，也不随波浮沉。大家争

相写“伤痕”文学时，他很冷静，不去赶浪头；大家一阵风地写过了，天民倒是写出了短篇小说《夕阳》、《早春》和电影文学剧本《但愿人长久》这类很深沉的作品。有些朋友常常玩笑地说他是“正统派”。其实，他是个冷静的思考派，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有美化生活的倾向，说他笔下的人物带有理想主义成分。他曾经说过：历史上很少有清官，人们向往有清官，才有许多以清官为题材的作品流传下来。假如说你看到的生活，鼓舞人的太少，那正应当给人们更多美的享受，从而吸引人们去净化社会。他怕讲演，尤其讨厌那些到处发表宣言、哗众取宠，却不扎实地从事创作的人。若讲出风头，天民有充分的条件和机会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这些摆在他脚下的阶梯。他说过，人还是老实一点好，人格比名利更值钱些。

天民热爱生活，热爱家乡，这通常是热爱祖国的根基。记得我同他南行、北旋，每次路过河北涿县时，他都要大谈家乡的拒马河，谈他的家乡出过张飞、刘备，谈“黄帝、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”，他不断地指点着那里的每一片庄稼、每一湾河水、每一座村庄，深情溢于言表。尽管我常常有意地贬低他家乡的一切，他仍然爱得那样挚着。对故乡、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，也许正是天民挥笔创作的动力吧？他说过，一个人的童年生活，是作家永远写不完的题材。

近几年来，我和天民一道去过山东，登泰山、访曲阜，一起深入过西双版纳莽莽的热带雨林，一同到过丹东、本溪钢铁公司，一块采访过葛洲坝电站，一道游过北戴河、峨眉山。在漫长的旅途中，在抵足而眠的旅次，我们的交谈是无所不包的，常常是做竟夕谈，好象有永远不会枯竭的话题。我们的探讨是有益的、健康的，因此是耐人回味的。有时，创作的冲动就萌发在这娓娓长谈之中。

在我给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天民又风尘仆仆地南下常州、无锡的工厂去体验生活了。骆驼生来喜欢在大沙漠中跋涉，瑰丽的绿洲就在前头。我相信天民是会拿出更多优秀作品来的。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才力。何况，他本来就是人生的探索者。托尔斯泰曾经有过这样一句名言：“艺术家要想影响别人，他的创作就应当是一种探索，他就应当是一个探索者。”

昨天，天民的信中，希望我的序“能写出点文采来，以给我的小说增加点光彩。”快要住笔了，我依然不知道会有什么光彩。反正这篇序他照例是不过目的，等到书印出来，他再一起骂街算了，带住。

张笑天

写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

目 录

不是序的序	张笑天
珍 珠	1
路 考	7
养鹿人	26
蓝 痣	39
过 客	57
地质锤	73
青与蓝	95
“院士”	119
打桩锤	137
宿 将	159
给你一双眼睛	171
第八个“逃兵”	183
战士通过雷区	202
“送瘟神”	221
“核桃”	247
囚徒晚餐	263
望 月	281
阿 姨	292

一路同行	298
早 春	306
夕 阳	320
末流演员	338
后 记	356



珍珠

在碧波环绕的小岛上，在淳朴的渔民中间，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：年三十夜，当正月初一的黎明到来之前，珍珠要拜年。她们成群结队，带着亮晶晶的闪光，飞来了，仿佛天河里的繁星在流动。这时，被渔家小姑娘珍藏在扑粉盒里的珍珠，也从各家各户的窗子里飞了出来，在渔村上空与岛外的珍珠相会。她们团团簇簇，飞翔跳跃，互相追逐，互相问候，进行团拜。这时，渔岛上空就成了一个晶莹闪光的世界，照得天空如同白昼。

我没有象渔家小姑娘那样，在年三十夜里坐在门外的大石头上，等待奇迹出现。因为我毕竟年长几岁，知道那只是渔家老奶奶们幻想的果实，是她们心中的诗。然而，我在海岛生活的年月，也确实确实见到了亮晶晶的珍珠群，那就是渔家年轻的儿女们，她们的心地如同珍珠那样明净，那样透亮，那样晶莹。

隋燕，是她们中间的一个。

两年前的夏末，正当海岛上满山芙蓉树开花的时候。一天晚上，为了听听古老的渔歌，我去找公社业余剧团的导演——一位多才多艺的渔民。正赶上他们在连夜排练节目。因为远海的渔民就要满载归来，海带也得到大丰收，公社准备开庆功会。

走到俱乐部的舞台前，我掀开幕布进去，一条竹骨架纸糊的大巴鱼正在台上摇头摆尾地“游”着。拉胡琴的导演告诉我在排“巴鱼舞”，他们自己编的节目，并叮嘱我说：“没练好，你可别笑话，别乐。”

我坐在他身边，遵嘱，不乐。

可是，大巴鱼的头突然冲到我们跟前，张开大嘴说：“三叔！你后悔不？”我一下呆着了。一会儿，我才闹明白是钻在巴鱼头部的一个姑娘跟导演说话。忍不住，我乐了。

“导演，你后悔不啦？你吹胡子瞪眼，把人家都批评哭了！”巴鱼的嘴一张一张地，里边那姑娘说着。乐队的人和钻在巴鱼尾巴里的演员也都乐了。

导演说：“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有空还得批评你。快练吧，回头再说！”

巴鱼的嘴闭上了，歪一歪头，不情愿地“游”走了，露在下面的两只脚使劲地跺着地板……。

休息的时候，导演把我领进化妆室，他给我唱了几段“拨网号子”，他那粗犷又有点沙哑的嗓音，唱出了渔民见到满网鱼时的欢欣，也唱出了他们在旧时代沉重的劳动重压下的喘息，象海涛，升起又伏下，而后平静了……。

这以后，我问起那个在巴鱼嘴里说话的姑娘。导演告诉我，她叫隋燕，是一个渔民的女儿。接着，他对我讲起他们争执的那件事。

隋燕是党委特意为剧团挑选来的朴素而又漂亮的姑娘之